一批关注现实生活的新老歌曲，在近期引发线上线下共鸣

与平凡生活共振，才是“流行”的最大公约数

在唱不完的“你侬我侬”之外，流行歌曲更应观照普通人的现实生活，用点滴感动听者。从三十多年前的《童年》，到《60年代》的都市女子心声，再到李健翻唱的《十点半的地铁》，莫不如是。从左至右分别为：张艾嘉、刘若英和李健。（均资料照片）

■本报记者 **黄启哲**

人人玩即兴说唱的当下，一首名为《匆匆》的简单歌曲引发网络热议。这首歌的创作演唱者，是李宗盛的徒弟李剑青。名不见经传的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在为黎明、林忆莲等人创作歌曲。在这个乐坛浮躁的年代，李剑青推出的《出城》《姥姥》等一批新歌，以一种不太像流行音乐的姿态，安然沉淀在人们的心里。在刚刚过去的长假里，李宗盛、张艾嘉等乐坛老将相继登台沪上，当《童年》《光阴的故事》的前奏响起，依旧能跨越时代，收获台下年轻观众无尽的感动。即便是看似喧闹的嘻哈创作里，脱颖而出的歌曲也并非炫技华丽之作，而是当下年轻人对童年的亲切回忆。

线上线下，无论摇滚民谣还是嘻哈蓝调，创作者都在用丰富的生活细节与情感抒发，触动听者。

流行歌曲里从不缺“聊不完的你侬我侬”，可之于创作，情歌不过是音乐题材的冰山一角，海平面以下的丰富的生活素材有待创作者去开掘。在意普通人，关注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，替他们收集、记录现实中的每一个平凡而动人的瞬间，恰恰是当下流行乐坛最亟待补充的力量。要知道，能够与普通人共振的，才是“流行”的最大公约数。

经过时间沉淀的字句，往往藏有引人向上的温暖力量

“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，带着全部的清醒和一只酒瓶。”国庆期间，在沪上演出的张艾嘉，清唱起《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》的开头，台下观众也跟着她大声合唱起来。距离这首歌发行已经整整31年的时间，彼时的爱上层楼的少年忧愁仍旧清晰。还是同台的刘若英道出个中原因：“她的歌也都慢慢变成了我的心情。”于是这个唱着《很爱很爱你》的“奶茶”刘若英，选择在这个年纪这个舞台唱起简单的歌——与“张姐”合作影片《20 30 40》的插曲《60年代》。

耳熟能详的《童年》《光阴的故事》《爱的代价》重新编曲串烧，由刘若英、黄韵玲轻松演绎，无一不引发台下的大合唱。张艾嘉这样去定义这一晚的演出：“我们想拿回、找回唱歌的快乐，然后我们想把我们自己这份快乐，带给现场的观众。”

轻盈的歌声里，划过等待着下课放学的童年，经过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期，继而是成年后的苦痛挣扎，在千帆过尽后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经过时间沉淀的字句，在记忆里翻滚，被重新唤起，总能激发出抚慰人心、激励前行的力量。

与三位女歌手同属滚石唱片公司的男歌手，曾在上世纪90年代，由李宗盛带领下，推出一首《最近比较烦》，红遍大街小巷。从工作压力到子女教育，从青年的乡愁到中年的危机，一句句自我调侃不知戳中多少都市人的痛处。然而“烦”到最后，几个男声却接连唱着“我不烦”而笑出声来——因为所有的烦恼来自于责任，而“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”。

道出烦恼又助人释怀，难怪张艾嘉感慨：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。”而“老李”的回答或许是其中的秘诀：“老李是你哥们儿。”好的创作者是听众的知己，用掏心掏肺的真诚，小心地将生活里的涓滴意念汇成芸芸众生情感的滔滔江河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，都应在时代的创作里有所回应

时间在推移，那些写进歌词里的动人事物也在发生着变化。

70后在梦想与乡愁中的徘徊，没有《笨小孩》“十来岁到城市，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80年代”的体力考验，却一样是奋力生活之余，偶尔对记忆中的故乡颇多憧憬渴望。近期，李剑青创作演唱的《平凡故事》《出城》《匆匆》等歌曲接连在朋友圈刷屏。继承了师傅看似散漫的自陈，却是句句发自肺腑，凝结出最真挚的情感。《匆匆》里感慨青春期熬夜冲锋，因上了高中感到光荣的少年，在《平凡故事》里选择“硬着头皮千里单骑”。

80后的心绪迁移到了穿梭城际的地铁之中。一首经由李健在音乐真人秀翻唱而走入大众视野的《十点半的地铁》，生动地刻画着深夜地铁的众生百态：“身边的姑娘，胖胖的她，重重的靠着我睡……对面的大叔，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……旁边的阿姨，左摇右晃，她睡得找不到北。身边的妹妹，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。”在歌里，通往家的地铁成了都市人奔忙一天，小憩片刻的心灵驿站：“沉重的，烫手的，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。”

90后的童年回忆不再是池塘边的榕树、操场边的秋千，取而代之的是周杰伦的卡带、校门口的“料理”。选手小青龙与辉子合唱的原创歌曲《时间》让90后心生悸动：“校门口美味的路边摊还在不在，包里塞的小吃那是外婆给的爱，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的卡带。那些年做过的课间操，课桌上面摆着老师送的铅笔刀，她教我如何起跑。我闭上双眼祈祷，我知道努力学习以后才能把歌写好。”

每代人的喜怒哀乐总相似，可那些生活的细节与触动记忆的事物却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迭。这些改变，都应在时代的创作中获得回应。在制作徒弟李剑青的专辑时，李宗盛如是说道：“我们并没有想着怎么样去打动人……我们只是想要探索一个方向：平凡人的处境，想要，说出他们的故事。”

上海博物馆启动首次大修

本报讯 （记者**李婷**）上海博物馆昨天全面启动大修，这是该馆不间断运营21年来的首次大修。记者获悉，局部维修期间实行周一闭馆，馆内展览则按原计划照常推出。

“按照原计划，本来今年6月底就要启动大修，但考虑到‘大英博物馆百物展’和‘茜茜公主展’的大客流，博物馆调整了工期，等两个展览结束以后再开始大规模的维修工作。”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说。据悉，“茜茜公主展”已于9月3日结束展出。持续火爆了三个多月、平均排队时长超过4个小时的“大英博物馆百物展”也于10月8日落下帷幕。在102天的展出中，该展共接待观众近40万人次，创下了多项观展纪录，成为沪上一道文化景观。据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透露，大修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着眼于当前急需解决的设备设施与建筑安全问题，通过局部维修与每周一闭馆相结合，消除文物安全隐患，缓解运行压力。第二阶段为闭馆大修，将待上海博物馆东馆建成后进行，在不改变现有建筑格局和风貌的前提下，对展陈体系和功能布局进行全面调整，适度增加公众体验、公共教育的空间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级。

上海博物馆建立于1952年。位于人民广场区域的现有馆舍自1996年建成以来，全年开放，几乎没有闭馆日。在21年全年无休的高强度运行下，场馆建筑和设备设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，有些关键设备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。“馆藏文物的属性，决定了上海博物馆必须24小时处于恒温恒湿的状态，这意味着相关的设备、线路不能停歇。”李峰透露，该馆的大理石外墙，经过多年日晒雨淋，也出现了松动、脱落的隐患。

馆方表示，力争将大修对展览的影响减到最低。据悉，今年年底前，上海博物馆还将推出三个特展。其中，11月份开幕的“山西古代壁画展”，将选取山西博物院所藏数十幅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墓葬壁画，系统展示山西地区古代墓葬壁画的艺术成就。而12月揭幕的“俄罗斯‘巡回画派’展”和“贵霜王朝的信仰和艺术展”，将分别呈现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艺术风貌，以及1600多年前中亚古国的文化。

上海博物馆“大英博物馆百物展：浓缩的世界史”前天落下帷幕。自6月29日开展以来，该展创下了多项观展纪录，成为沪上一道文化景观。展览的最后一天，依旧有不少观众驻足流连。 本报记者 **叶辰亮**摄

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推百余场艺术教育活动

让艺术的价值“溢出”剧场

本报讯 （记者**徐璐明**）记者日前获悉，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有55项110场艺术教育活动在全市展开。艺术节艺术教育板块的作用不再是为了推广演出卖票，而是要让艺术的价值“溢出”剧场，成为城市文化和居民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
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艺术教育自2015年启动至今，通过亲民的导赏讲座、互动体验等方式，实现了艺术与市民的“零距离”交融。今年，有别于以往偏重“年轻化”的受众定位，处于“成长期”的艺术教育已经在往年的探索实践基础上，总结经验并进一步品牌化，摸索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
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本届艺术教育更为多元，以“精准化分龄定位、精细化分层设计”为主旨，策划了面向学生、白领、家庭、艺术从业者以及特殊人群的逾百余场活动。例如，面向白领的“艺术季节”，将城市空间与艺术体验相结合，打造时下最时尚的文化新地标；针对学生的“上海市中小学生合唱艺术实践活动”，则以合唱艺术为载体，以中华古诗词为主要内容，特邀著名作曲家谷建芬，并以合唱音乐会的形式传唱谷建芬的《新学堂歌》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；此外，还有为艺术从业者量身制作的“戏剧训练营”，通过艺术教育讲座及系列工作坊相结合的专业平台，提升包括学校艺术老师和艺教工作从业者的综合业务素养等。

本届艺术节教育板块不但在“口味”上选择丰富，“菜式”也求新求变。除了讲座与导赏、学生进剧场、艺术工作坊、艺术进校园，以及特别活动五项保留板块外，今年首创“学生观剧团”，将招募并培育一批大学生、高中生剧评人全程参与艺术节，鼓励学生通过自身视角对艺术作品进行探讨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有了“动物版”，“钟楼怪人”爱上百灵鸟

世界名著卡通化迅速“圈粉”孩子们

■本报记者 **童薇菁**

日前，由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（以下简称“中福会儿艺”）推出的年度大戏《巴黎圣母院》在马兰花剧场首演，吸引了众多上海家庭前来观看。

世界文学经典《巴黎圣母院》中貌丑却心善的敲钟人卡西莫多，在舞台上以一只大猩猩形象出现，瞬间就点燃了孩子们的好奇心。与此同时，吉普赛少女艾斯米拉达也化身为热情美丽的百灵鸟，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洛姆则变成了一只秃鹫，这些充满生命力的“小动物”共同讲述了一个关于美与丑、正义与邪恶的故事，台下小观众们看得目不转睛，现场气氛十分热烈。

儿童剧《巴黎圣母院》是中福会儿艺继2015年成功推出“世界经典作品系列工程”的第一部儿童剧《泰坦尼克号》后，继续以“角色动物化、形象卡通化”的创作路径打造的又一部舞台剧作品，让孩子们得以亲近经典、喜爱经典。

中福会儿艺最新推出的儿童剧《巴黎圣母院》深受孩子们喜爱。 （中福会儿艺供图）

经典“化繁为简”走进孩子的世界

目前，中国拥有至少3.8亿少年儿童。儿童剧已成为演出市场最热门的剧种之一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也寄予了中国家庭育儿的新希望。虽然前景广阔，但儿童剧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，走向了幼稚玩闹与理论说教两个极端。

中福会儿艺院长、《巴黎圣母院》导演蔡金萍告诉记者，市场热衷于舞台上的技术翻新，却缺乏蹲下来与孩子平视的童心、童趣，回避儿童的情感与心理开发。今天应该给孩子们看什么样的儿童剧，值得业内深思。

中福会儿艺剧团两年前便开始投入“世界经典作品系列工程”的创作。“就是想让孩子们从小看点好的，身临其境地感受舞台的魅力、经典的魅力。”蔡金萍说，目前已列入创作计划的，还包括《悲惨世界》《堂吉诃德》等世界文学名著。

为了便于孩子们欣赏与理解，从首部作品《泰坦尼克号》开始，主创团队就确立了“拟人化”的创作思路，同时，做出符合少年儿童理解力和接受度的改编，对于儿童剧的创作来说也很重要。编剧杜邨剥开《巴黎圣母院》原著厚重的语义，梳理出了最适合孩子理解的情节和人物关系。“故事最后，卡西莫多手里的那支正义之箭会射向哪里？是向每个孩子提出的问题。因为正义感，是每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养成的重要品格。”

孩子散场后在哼唱剧中的歌曲

演出结束后，很多小观众意犹未尽，纷纷排队等待和“卡西莫多”“艾斯米拉达”合影，有的小朋友还被唱歌时嘴巴一张一闭的大钟玛丽“圈粉”。

很多孩子散场后依然在哼唱剧中的歌曲，从舞台音乐的角度来看，《巴黎圣母院》是合格的音乐剧。全剧独唱、对唱、合唱歌曲达12首之多，作曲家金复载在为《巴黎圣母院》创作音乐的过程中，充分调动了各种风格的曲风。无论是艾斯米拉达优美的独唱《我是一个百灵鸟》，还是卡西莫多带有调性变化的《丑人王》，抑或是弗罗洛“说唱风”的《秃鹫进场》，都设计处理得通俗明快，富有童趣。从这三个核心唱段中提炼的音乐动机也贯穿整个剧情始终，使整部儿童剧的音乐呈现系统性和强烈的风格感。

上海国际诗歌节论坛上，诗人阿多尼斯说——

诗是什么，是花朵的香气

■本报见习记者 **王筱丽**
记者 **许 旸**

“我想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和他人。”面对主持人“你为什么写诗”的问题，87岁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给出了这样的答案。在他看来，人并不是生来就了解自己的。通过作诗，他知道了自己是谁、该怎么去爱，而了解他人也是完整自我的重要步骤。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“你为什么写诗”论坛上，阿多尼斯、大卫·哈森、舒婷等知名诗人分享了他们对诗歌的认识和思考。

1930年生于叙利亚的阿多尼斯，18岁开始发表诗作，迄今为止共创作了50余部作品，荣获了包括布鲁塞尔文学奖、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等多个国际大奖，被誉为现代阿拉伯诗歌的代表。阿多尼斯在论坛上的发言，令不少中国同行颇有感触。“如果说语言是一枝花，那诗不是肉眼看见的花朵，根茎，叶子，而是它的香气。欣赏一首诗歌不能只注意花瓣，而要细心品味其独有的芬芳。”在他看来，人和物、物和词之间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，每一首伟大的诗篇都是全新的语言，创作诗歌就是一次建立新关联的过程。

诗歌意味着什么？阿多尼斯在《诗之初》中写道：“你最美的事，是动摇天地。你最美的事，是成为辩词，被光明和黑暗引以为据。你最美的事，是成为目标，成为分水岭，区分沉默和话语。”诗不是诗人抒情的工具，而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石。“诗歌使我重生，给了我再次审视这个世界的机会”——他甚至将诗比作了他的再生母亲。

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。**杜湘涛**摄

在他看来，诗人是距离爱最近的群体。商人为了利益聚集在一起，人们为了讨论过去聚集在一起，唯有追求爱和美的诗人，他们“为了未来，为了希望，站在了一起”。诗与爱，都是人类通往未知旅途中的伴侣。诗人写诗，读者读诗，这些都是寻找自我、探索未知的方式。

“薄暮时分，黄浦江畔，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，连接着沥青与云彩，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。”几年前曾来沪的阿多尼斯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。一百年来，无数诗人在上海寻找灵感，并把它们刻成文字，今晚阿多尼斯将在浦江游轮上领取“金玉兰”诗歌大奖。上海国际诗歌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赵丽宏透露，未来该奖将定期在全球范围内评选颁发，让上海感受来自世界的诗意。

本报地址：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：200041 电子信箱：whb@whb.cn 发行专线电话：(021)62470350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(010)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(0571)87221696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西影路486号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.00元
电话总机：(021)22899999 传真：(021)52920001(白天) 广告专线电话：(021)62894223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 电话(025)85430821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 电话(027)85619496 电话(029)85521589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